

婚姻家庭

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,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,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,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,更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。她焦虑、烦躁、易怒,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。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,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……

汪露露这才知道吕森与自己分心了

“给了。这几天一直忙工作和买空调,所以忘记告诉你了。”此时的吕森觉得庆幸,自打汪露露怀孕,家里的财政大权就移交到自己头上。无论是哪个朋友、哪位亲属送的红包,汪露露从未打开看过。因此,在钱的问题上,他完全可以说谎。

“是吗?给了多少?”汪露露将头从吕森的肩膀上移开。

“没数,看厚度估计怎么也有五千吧。”吕森心虚地摆弄着汪露露的手指头。

“五千啊!不少了。爸妈也不容易,意思一下就可以了。”汪露露简直要欣喜若狂了。

发现汪露露情绪的变化,吕森暗想,钱真是个好东西,除了可以买到老婆的欢心以外,还可以改变老婆对自己父母的态度。早知道这样,不如早早告诉汪露露妈给红包好了,这样无论是宋美兰还是吕森自己都会好过一些。

汪露露并不是爱财之人,她只是觉得心有不甘。为什么别人生孩子婆婆又给红包又帮忙照顾,而自己婆婆要钱没有要力不出的?她是个争强好胜之人,哪方面都不想输给别人。对自己是这样,对吕森是这样,对待孩子更是如此。

吕志坚和宋美兰第二天就决定回农村老家。临行前他们告诉汪露露他们给霖霖包了一万元的大红包,让汪露露仔细些花。汪露露这时候才知道吕森与自己分心了。尽管心里不舒服,但还是暗暗接受了这个事实。

在老两口转身离去的瞬间,汪露露似乎看到宋美兰和吕志坚在轻轻地拭着眼角。汪露露也悄悄地掉下了眼泪。

已经身为母亲,汪露露清楚地知道,有一天她也将面对这样的现实。儿子成家立业,娶妻生子,组建自己的小家。无论自己多么不舍得,多么不忍心,都要坦然地面对。只有这时她才发现,原来在吕森父母在家的日子里,自己有多么自私,多么残忍,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剥夺了两位老人喜爱孙子的权利。

汪露露抱着霖霖走到阳台向下望去,只见吕森背着旅行包,一手挽着母亲,一手搀扶着父亲,缓慢地向园区门外走去。她轻轻地亲了一下霖霖,暗暗地想:“明年,明年这个时候妈妈和爸爸带你去看爷爷奶奶。”

那五千元钱,他本想交还给父母但又没敢。与其说他想着自己当零花钱花,倒不如说是担心汪露露发火。毕竟月子里的女人惹不得,要真把汪露露气急了,不仅霖霖的奶水不能保证,整个家里都会闹得乌烟瘴气。权衡利弊,一会儿还是上交“国库”为妙。

吕森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回忆着吕志坚和宋美兰上车前的镜头。在给孩子起名的问题上,吕志坚很在意。他希望霖霖以祖上传下来的“良”字为名,但吕森想花钱起名。

霖霖的大名究竟要怎么起,其实在吕森心中早有计划。他没有马上回家,而是直奔S市最大的起名中心。

要说吕森本不是迷信之人,不过禁不住身边朋友的劝说。既然他们都说法钱起的名字好,吕森也就动摇了。都说封建迷信害人,看来果然不假。

起名中心坐落于S市的繁华地带,那里不仅高楼林立,还有百年的传统老字号。要想在其中找到一个小小的门面,还真难寻。吕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到具体位置,原来它的牌匾居然与WC公厕挂在同一个柱子上,上面还画一个长长的向左的箭头。如果不想去公厕,有谁会注意到,起名中心的位置居然这么隐蔽。

从七拐八扭的小巷里穿过去,进了一个不起眼的房间,吕森突然发现这里居然还有前台,而且前台的服务小姐长相很不平庸。

“请问,给孩子起名一般需要多少钱?”显然,吕森对这个行业并不熟悉,虽然道听途说了一些情况,但也不好把自己弄得像个明白人似的,以免在关公面前耍大刀——不自量力。

“先生,这个要看您找谁起。我们公司有一百元至五千元不等的价位。”前台小姐微笑着。“我不太了解情况,一般来取名的都选哪个价位的?”吕森听到五千元立刻觉得头皮发麻。

“先生,这个还真不好说。在我们这里花多少钱的都有,不过当然是价钱越高起名的分数就越高,重名的概率也就越低了。我这里有一份单子,您可以看看以做参考。”前台小姐麻利地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宣传单。

就在吕森看宣传单的时候,又进来几个咨询起名问题的。还有一位是来交钱的,吕森斜着眼睛盯着前台小姐点钱,看得眼睛都花了,估计怎么说也得有两千元左右。现在的人啊,为了孩子,真舍得。拿着单子,吕森觉得自己做不了主,于是决定回家和汪露露商量。

其实有时候,只要是涉及到孩子的问题,不仅仅是小夫妻两人的观点。毕竟是两家人的后代,双方家长的意见也要听取。除了吕家以外,汪明才和葛承艳也十分在意。朴实的吕森在向岳父汇报了起名的价目以后,汪明才怒了。



官场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侯卫东第一次碰到安全事故

到第二天十点钟,侯卫东才从沉睡中醒来。醒来之时,愣了半天也不知自己在哪里。看到了桌子上的沙州学院招待所四个字,这才明白身处何方。

“是谁送我进来的?”服务员也是沙州学院教师的家属,她认识郭兰,此时毫不客气地打量了侯卫东一会儿,道:“你醉得走不动,是郭兰帮你订的房间。”“郭兰,怎么是她。”侯卫东苦苦地想着昨天的事情,这一段如真空一样,没有丝毫踪影。他用力地拍了拍头,心道:“看来以后还是少喝醉,黑娃这种酒,更不能喝,这个梁必发,怎么跟黑社会搞在一起。”

正在这时,传呼机响了起来,侯卫东接过来一看,顿时跳了起来,这是一句短短的留言:“田大刀石场砸死人,速回,何红富。”田大刀是派出所联防队员,看到侯卫东等人办石场赚钱,也跟着办了一个。虽然不是自己的石场出了事故,却是上青林石场的第一次事故。侯卫东不敢怠慢,招了一辆出租车,匆匆赶回上青林。

到了小院,就见到满院子的人,这些人群情激昂,在院子里大吼大叫。侯卫东扯过一位熟悉的村民,道:“到底怎么回事?”村民道:“田大刀的石场砸死了人,一块石头从采石台上砸了下来,将刘家二娃脑袋砸开了花,当场就死了。田大刀跑去找钱,跑了。”

侯卫东拨开人群走了进去,一块门板放在地上,上面躺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。那汉子浑身是血,特别是头顶上有一个大洞,足有拳头大小,那汉子的头颅碰变形了,血肉模糊,颇为吓人。

正在混乱之时,院子外面响起了几声喇叭声,晃胖子和企业办李国富等人走了进来。这里有好几个煤矿,死人之

事难免,企业办应对这些事情,有着相当的经验。

企业办主任李国富是干瘦的中年人,他跳上了一个石墩子,道:“我是青林镇政府企业办公室的李国富,受领导委托,来处理这件事情。事情已经发生了,肯定是要解决,你们不要堵着大门,刘家的亲属先把人抬回去,找几个代表到小会议室。”

李国富在会议室唱起了主角,道:“矿山企业死亡赔偿,县里面是有规定的,我跟你们读一遍。”他取出一个发黄的小册子,念道:“矿山类企业工伤及死亡的赔偿标准,参照沙州市1993年标准制定……”读完规定以后,家属就开始大吵大闹,刘家母亲哭道:“一条人命才值两万块钱,这是哪家的王法。”刘二娃媳妇则哭道:“办丧事就要花好几千,你们赔这点钱,让我们孤儿寡母以后如何生活。”

李国富对这种事情见惯不惊,面对哭泣吵闹的刘家人并不退让,道:“遇到这种事情,你们的心情我理解,也深表同情,但是企业出事故,赔多少,政策都有规定。企业只能按照这个来赔,政府的责任是督促企业及时全额赔付。”愤怒的刘家人已经忍耐不住了,刘老头使劲拍打着桌子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道:“我们不要钱,只要我娃,把田大刀交出来我和他算账。”

晃胖子道:“老刘,你要讲道理,我们是来帮你做工作,如果你这个态度,我们就不管你,你自己去找田大刀。”他威胁道:“刚才谁打了人,如果造成了后果,要判刑。”刘老头跳起双脚骂道:“我知道你们是官官相护,不把事情解决了,我就把娃抬到县里去。”侯卫东是第一次经历

重温历史

34年前,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,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,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,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;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,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,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,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……

文秀到孤儿院来找文燕

老黄带着几名民警就要进病房,董医生拦住他们。“大夫,他是逃犯。”老黄说。“我是医生,我的病人小冰,手术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哭,不能受到惊吓,而小冰和她的叔叔阿姨感情很深,在孩子心里他们是她唯一的亲人,如果你们现在抓他叔叔,小冰一定非常伤心、害怕,这样孩子的眼睛可能会失明的。”董医生说。

老黄遇到了难题,一会儿,他对几位民警说:“可以肯定何斌不会伤害小冰,为了孩子的眼睛,也为了顺利破案,对何斌采取秘密监视,我马上回去向局里汇报。”老黄临走对董医生说:“大夫,你一定要治好孩子的眼睛,她对我们非常重要。”董医生点头。

文秀一气跑到家里,坐在床上,发呆。何大妈进来,叫她,不应。何大妈长叹一声:“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,妈的心里难受,文燕回来了,你到昨晚想的,给妈说说。”“就是想和海光还给姐姐。”文秀眼睛直直地说。何大妈的眼睛也直了:“你怎么说起傻话了?文燕和海光虽说谈过恋爱,可你们已经结婚了,你也不想,你姐姐会同意吗?海光会同意吗?”“妈,姐爱海光,海光也爱姐,你说我咋办?”文秀直直的目光转移,转移到何

大妈的脸上,似脸上有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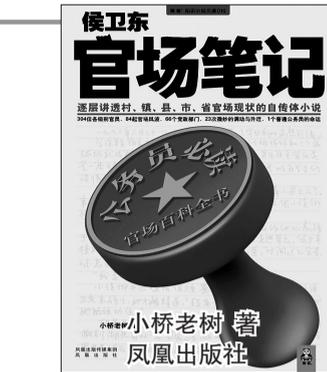
何大妈的目光也转移,转移到墙上:“都难啊。”“妈,我刚才去医院,医生说我会随时都会瘫痪。”文秀低头。何大妈回头:“你说什么?随时要瘫痪,我怎么没听海光说过,他知道吗?”“他早就知道,瞒着我……姐回来了,我也知道了我的病,我不能再拖累海光跟着我受苦了。”文秀叹一声,抬头看屋顶。何大妈不言语,低头垂泪。

“妈,我想联系一家外地医院,去做手术治疗。去治病前,我想做一件事,妈,你一定要支持我。”“只要妈能做到,妈一定帮你。”何大妈似也看到希望,看着文秀。“妈,我要和海光离婚。”文秀脱口而出。“这事妈不能支持你。”何大妈也脱口而出。“妈……”文秀叫一声。何大妈已出去。

黑子和颜静在医院的小路上走,颜静说:“黑子哥,我在找何大妈的路上碰上了大刘。他看了我一眼就走了,就像不认识我。”颜静感觉奇怪。“打听到我家了吗?”黑子却问起他最关心的问题。“我找到了。”颜静说。“见到我妈了吗?”黑子急切。“见到了。”“我妈好吗?”“我没敢过去,从远处看,大妈好着呢。”颜静说。“见到我哥和文秀了吗?”黑子又问。“文秀嫂子我没见到,但是嫂子活着呢。听说和以前文燕的男朋友结婚了,和何大妈住在一起。”听了颜静的话,黑子不再言语。

“黑子哥,就要到周年纪念日了,咱们回去看看大妈和嫂子吧。”颜静知道黑子想家了。“我妈以为我早死了,我不能再让我妈伤心了。”黑子说完,仍默默地走。

文秀到孤儿院来找文燕,文燕要文秀看一下她的工作环境。姐俩在院子里走,文燕说:“你帮我编一个舞蹈,内容



这种调解,心道:“老刘死了儿子,本就悲伤,晃镇长这个时候去威胁老刘,可能会适得其反。”

谁知,晃胖子发出威胁之言,刘家亲戚反而没有了语言。晃胖子对刘老头道:“你这是无理取闹,不管你把人抬到哪里去,都是这个价钱。”他缓了缓口气,道:“你这个当父亲的,心肠也狠,自古讲究入土为安,你把刘二娃抬来抬去,让他走得安心,这是何苦。”

就这样磨来磨去,很快过了六点,刘老头一家人最后还是接受了企业办的调解,赔偿价为二万六千元。

“一条人命就值二万六。”作为石场老板,侯卫东又暗暗松了一口气,但是作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,一条人命的价格却让侯卫东感到心酸。

等到刘家人离开,晃胖子神情轻松下来,对李国富道:“通知发出去没有?”李国富一拍脑袋,道:“哎,看我这记性,刚才忙着应付这一帮子人,完全忘了。”他看了周围一眼,道:“侯卫东在这里,田大刀跑了,刁昭勇在楼上,那就只需通知秦大江和曾宪刚。”

等到工作组组出通知,李国富笑道:“晃镇长,工作是永远干不完的,趁他们还没有到,先把肚子填满了再说。”他又对侯卫东道:“侯大学,今天晃镇长上山,主要是解决石场的问题,你还是请个客,感谢晃镇长。”



你自己定。我想能反映咱唐山人生离死别的,反映在那段日子里,唐山处处是真情的,一定都好看。不过文秀,你只能动脑筋,可不能自己跳啊,出了事我可对不起海光。”“姐,我知道你住的地方,编好了我就去找你。”文秀也一笑。“不用了,还是我去找你吧。”文燕说。

告别文燕,文秀就到报社,找丁汉,丁汉正在他的办公室里,“我找你是想叫你帮我想办法找一家医院,我想治病。”文秀开门见山。“你知道了?”丁汉脸一紧。文秀点头,很轻松。

丁汉放心:“这忙我一定帮你,海光也跟我说过这个事,你的病治好了,海光也就轻松了。你别急,其实我一直都在打听呢,我会想办法联系的。”“那就拜托你了,我回去了。”文秀轻快地站起来,往外走。

周海光在梁恒的办公室里,梁恒找他谈话:“海光,总局也来了函,要调你归队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,好给人家答复。”“梁市长,我是目睹了这座城市的毁灭,我不走,我要亲眼看着唐山重新崛起。再说,离开唐山,我也放心不下文秀和文燕。”海光说。梁恒一笑:“其实我也希望你留下来。海光,你还是先把基建和纪念馆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抓起来。另外,SOS儿童村的事情,你也抓起来吧,我实在忙得不可开交。”

“梁市长,我有个要求。”海光说。“你说吧。”“工作我去做,可这个副市长我是不干了,干点实际的工作我还行,可在官场上我……不适合。等唐山建设好了,我还要回去搞我的专业。要是你不答应,我就还回工地去。”周海光说。梁恒有些无奈地说:“那好,我答应你,不过到那时,就怕你舍不得唐山了。”